

純  
常  
子  
枝  
語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萍鄉文廷武撰

皇甫持正集二東晉元魏正閏論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川夷禮杞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于地也困學紀聞卷十四云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韓非子有度篇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按此地圓之說人日向東行久之則東行者自

原位觀之則向西行而漸復其本點矣人目向西行久之則西行者自原位觀之則向東行而復其本點矣此所謂卽漸以往易面而不自知也注家以耕地漸就削滅釋之失其意矣

開元占經四引考靈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南三萬里矣恆動而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行而人不覺也此言地動之義至爲明顯

永樂大典六千三十八引風俗通云青陽黃帝子也始得姓焉見國語漢有東海太守青陽愔又東海王國中尉青陽精按此姓氏篇之佚文又二千三百四十六風

俗通云凡氏於職三鳥五鹿有三鳥大夫因氏焉漢有三鳥郡爲上都計又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五風俗通云殷紂子武庚祿父後以王父字爲氏今涇陽有此姓亦出扶風

大典二千四百六云千姓篇初出何氏姓苑宋初房舉賢良方正千姓篇未詳何人所作

又五百四十一引姓氏英賢傳云楚熊渠生無庸因氏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春秋元命包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按此說在道家專重泥丸之先

御覽三百八十八引楊泉太元經云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是晉人以老子爲神仙之學

吳縣蔣敬臣跋支遁集云許詢集今可稽者黑白塵尾銘二首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七百三鍾仲偉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辭徵士詩一字不傳惜哉余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蔑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又八十八引許詢詩曰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是零珪斷璧猶有可尋蔣氏以爲一字不傳誤矣

鑑誼叢錄云吉金文王朝與諸國異文異制多見自知

又云吉金各國自有書以王朝書爲佳吉金惟楚書氣  
勝於法餘則以字大者爲佳又云楚書奇而不及王朝  
按此足見楚國人文之盛然金文仍出於篆雖筆畫之  
偶異固無害於同文也韋昭辨釋名曰類聚四十九鴻臚腹  
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爲心體王侯  
外國爲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  
也臚陳序也欲大其禮陳序賓客按蕃國語言文字必  
稍異於京師故秦漢皆有典客之官則周制吉金樂石  
各隨其方固其宜矣

朱子主張濂溪有太過處如語類九十四眞卿云通書

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信如斯言則語孟不分曉不精深耶恐當時語氣偶有抑揚記者亦未善也宋元學案黃文潔云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伊川學案余謂孔孟未發則非孔孟之學可不必強爲一家也

西人譯穆教書云穆罕蔣德有妻二十一人據其自言五妻前死六妻休去十妻偕老今按天方至聖實錄穆罕蔣德僅九妻耳蓋有所諱也

又云據阿拉皮

即阿剌

國史書云賽爾第蘇哈巴

唐高祖時阿拉

皮王選偕甘古上外廟

由廣東回國時正值穆罕蔣德謝世間有

無遺屬廷臣曰無他言惟願咕嚙全經傳中國耳賽爾第蘇哈巴奉咕嚙全經來中國專心傳教從者日眾余按唐宋之時回教未盛卽其來者亦祇存國俗未染居民是穆有遺言賽無實效至雲南回教附會唐皇之異夢欲比漢明之金人史所不言非事實矣然西人云穆罕蔭德之經商在埃及猶太西利亞諸國地深知各教之宗旨教規故欲立教甚易而勸教極愼是其學博才雄加之鷙悍又能兼通武事四征不庭其流傳久遠非無故也且奉行密印實用陰謀千古以還竟無其匹謂之天之所授誰曰不宜而謨色拉馬更欲勸教以襲其

迹豈不謬哉

董方立跋景教碑云碑稱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與  
回回教相合三百六十五種何以合回回教余所未詳  
又云歐邏巴之教出於回回則董氏失考之辭也梅定  
九謂西洋之學因回回而加精斯得其實矣

唐傳猷校錄清真釋疑自敘云教種雖繁一言而決無  
論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於儒則爲正遠於儒則爲邪  
斯千古不刊之論矣穆教中人而爲此言實平情之說  
也

安南志略九朝衡日本入開元中奉幣來朝慕中華之

風因留焉改名晁衡歷使中國

此句疑有誤

永泰二年爲安

南都護時生蠻侵得化龍武二州境詔朝衡往勞之按李太白集有哭晁卿衡七絕蓋卽此人

安南志略十四記兵制游軍有鐵林都鐵艦都按鐵艦二字始此惜志略不詳其制度

林樂知論教云耶蘇視天主自不同處觀之神父不娶而如僧貞女不嫁而如尼懸聖像於堂間然蠟燭於座上加之誦聖經以捺丁之語祕聖經如珍寶之藏其繇文縛節儼然與佛教相同由是觀之天主教亦像教也然自天主教人論耶蘇教則以爲蕩蔑舊規全非教法

矣

朱宗元拯世略說云道家既奉玉皇爲昊天至尊又以三清列其上將以誰爲主乎況玉皇乃漢末人行事無實迹羽流不盡知惟林靈素知之其封號則出於宋朝亡國之君又云如漢末張儀出于道君一夢得于術士一請妄以玉皇名號追贈於千餘年之後余按酉陽雜俎以天帝爲劉翁又爲張堅所奪此蓋漢末張角作亂之時造爲此辭實與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類如出一口若靈素之所請則又別有肺腸然東坡詩云一朵紅雲捧玉皇則玉皇之稱當在徽宗以前矣道家言天寶

多可議固宜授基督教以攻擊之柄也

明西士龐迪我七克

五

云饕患過節酒最大聖亞吾斯

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消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據此則基督教亦惡酒特不如依石藍教之懸爲厲禁耳

陶隱居集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按六朝人言仙佛之道大概如是此范縝神滅論所爲力闢異

學也

十二屬世多從徐氏取演禽十二宮中星之說董方立  
與陳靜菴書云古時星度惟子午卯酉各三宿餘辰俱  
二宿淮南子言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在四鉤則  
歲星行二宿此其明證女宿屬子故蝠鼠同類不與斗  
牛相次猶氏宿屬卯不可同于角亢之蛟龍也徐氏之  
說恐未必然而尾箕之虎豹亦無容改易矣十二辰既  
屬三十六禽復取其大者及常有者爲十二屬說文已  
象蛇形古文豕與亥同吳越春秋言吳築城以越在巳  
地故作蛇門吳在辰故南門象龍角是十二屬自古有

之而演禽則起於後代余謂方立此說致確墨西哥與  
中華分國必在三千年前而十二屬大半與中國同知  
十二屬真中國之古說矣禱馬用庚午日見於詩亦其  
證也困學紀聞九云朱文公韓文攷異謂十二物未見  
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旣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  
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說文亦謂巳爲蛇象形十二物  
見論衡物勢篇閭百詩云獨不及辰之禽龍余謂論衡  
有龍虛篇故仲任特去龍不言耳然論衡言毒篇固云  
辰爲龍巳爲蛇矣

劉喜海海東金石存攷新羅角干墓十二神圖像

唐咸亨間

像爲十二時生肖每神手執一兵器又掛陵十二神圖像與角干蔡大同小異是十二屬之說且行於東國矣輔行記第八之三云十二時獸者若五行中名十二肖餘五行法並但十二唯六壬式中列三十六

仲尼祖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此孔孟之學也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此悖義傷教之言也故宋儒之理學非孔孟之學也程子又云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是不知道也然則殺身成仁之訓孔子之說非歟

困學紀聞五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

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  
死後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永樂大典初修時蓋頗用參互考訂之法後乃愈草率  
耳如元史張德輝諸人傳皆以經世大典分注于下實  
足以資攷證今具錄於左

元史張德輝云云疏烏古論貞等二十人以聞經世大典張德輝  
手疏烏古論貞張邦彥徒單公履張彖張肅李榮張昉  
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郁孫汝楫王暉  
胡祗適周氏李謙魏初鄭辰  
等以聞經世大典六十三百八十八

元史張柔字德剛云云多慕義從之經世大典知剛世居涿州定興隸民

籍額右有異肉如錢怒則奮起貧不事家產嘗曰大丈夫  
當爲公侯田舍翁無足道也任俠遊燕趙開金至甯

初國大亂羣盜並起柔年三十四有友道士蔡鍊師語  
之曰金祚將絕君於所興之國當爲諸侯因授以兵法  
遂招叛亡鍊精銳屯東流若稱中都云云乘勝攻完州

義兵時豪傑起者皆自封拜

下之呼陷陳敵軍披靡盡獲其旗鼓以歸又明日益張

中

下之

呼陷陳敵軍披靡盡獲其旗鼓以歸又明日益張

旗幟于山谷間揚塵鼓譟進與

獲州佐云云金人莫能

仙戰遂大破之殲尸數十里

支經世大典命聶福堅構飛梁以薄城三戰而金主云

云遂圍睢陽

日敵若問門出迎必擠于水金將果夜出

斫其圍北軍潰亂柔乃從百騎直衝其軍敵敗走入城

復益兵出勢益熾柔命所部繫舟南岸示無還意下令

登舟者斬俾一卒執幟立堤上士卒伏堤下伺敵至者

斬之敵竟不敢下黎明令卒之弱者先濟壯者次之將

後又次之身爲殿

金主走汝南云云孟珙以兵糧來世

後復勝堤上勝之

會珙云云太赤

大典合我軍絕糧柔請貸于宋得米三

十萬有六年正月孟珙以城譚爲城阻

攻徐邳

經世大典拔傳城壘奪其外城宋守將出戰諸軍悉力拒之柔乃繞出其背夾擊之敵潰溺水

死者十餘萬宋人西遁萬戶史天澤邀擊之柔戰甚力

宋人殲掠無遺破其城復與大帥察罕出許州略宋兩

淮地使其還分戍許鄭間

宋師不復自馬鞍山出矣

丁酉云云攻洪山寨破之

世經

大典桐山四壁斗絕宋人保其上矢遂營云云十有三

下如雨柔肉薄之一日而破其壘

人經世大典定以兵二萬出荆鄂柔命何伯祥

逆戰斬首五百級獲其統制等十有六人

軍取光州

經世大典軍于城北夜遣鞏彥暉率勁卒二

戰鼓噪乘虛先登拔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降其守宋

重兵在三山寨高險不可上柔乃誘敵出戰潛使人視

其要害夜秣馬蓐食質明至寨會大霧四塞發石伐木

闢所視路柔奮戈而進眾魚貫登宋人崩潰殲虜數萬

蹂躪山谷者

又進趣云云先登拔之

經世大典辟王汝明爲掌書記汝

州已亥云云皆屬焉

與語竟日不覺墮塵尾于地深器重之庚子云云略和州諸城經世大典正月還師

順天下汝明說柔曰明公終歲出師惟資兩淮糧以給軍食非久遠計莫若因許鄭之戍開屯田以繼餽餽柔乃遣汝明及聶福堅將千人屯于襄城秋柔自蔡州渡淮南略宋邊柔駐軍杞上蓋領山東河南軍柔自蔡州略宋淮西地攻壽州百戶趙明石文爲柔致力死柔師哭之日後當爲婚如不負汝也一軍咸奮竟破壽州師還云云又敗宋師于泗州經世大典明胎捷遂深入糧數千斛至諸軍悉濟冬收潁川還軍杞上命子弘範妻趙百戶之女以已女適石氏子人服其信定宗元年丙午朝于和林柔聞陵川郝經賢請教諸子還杞上云云經爲柔論爲國大要二年會察罕圖泗州還杞上云云仍軍民萬戶經世大典柔遣何伯祥率其眾從大帥察之將王統軍總管叱刺攻宋廬州四年裨將王安國將兵四千渡漢南深入而還柔城毫城以遏宋境五年王安國進徇宋邊獲其將三十四人并戍將數人以歸故進幸水軍出臺子灣抵蒙縣獲宋統制二十八人歸仗

以獻柔欲進戍荆山先爲宋人所據攻之不能克甲寅復會元帥布憐吉台擊斬攻五河口以圖大舉

云云有詔止之

經世大典時命中原諸大將皆遣子質于朝上以柔所將皆精兵分三千五百

衛京師柔以子弘慶入爲質二年正月見上于上都朝議削諸侯權選耆德爲監諸侯懼推柔奏止柔聞之言于上曰臣已老今爲將治郡者皆年少臣子亦少未習於政若隳事功不加之罪則爲廢法欲重寘之則矜其微勳皆得老成人制之爲便上大悅遂立十道安撫司諸侯皆怒已而咸德之初柔收金寶錄自始祖至宣宗共四百七十二帙至是獻于朝且請致仕是年已七十矣三年二月李璫叛詔柔與子弘範將精卒二千備甲仗入宿衛將行復止璫乞師于宋宋命夏貴復諸城之聲勢柔趨至亳以薄斬比至而弘範已破貴復諸城策毫外堡以備至元三年城大都命柔判行工部事將二十萬人以受役子弘略爲修築宮城總管佐之始建御史臺臣博羅請以柔爲御史大夫上曰臺諫構怨之所非所以保全功臣旣而議封國上以柔起功于燕成于蔡詔自擇之柔曰燕天子所都臣分其兵云云六月得封蔡足矣遂封蔡國公刻印以賜

卒

經世大典已巳疾薨

年七十九云云子十有一人

世經

于燕京開遠里第  
大典子十一人曰福壽早卒曰弘基順天府宣權萬戶  
兼勸農官次弘正襲順天宣權萬戶弘彥學于郝經善  
騎射殺虎前後以百數始從擊宋荆山有功授金符爲  
新軍總管攻鄂先登者再中統元年扈從上都改順天  
路新軍總管三年授新軍萬戶佩金虎符至元二年授  
昭勇大將軍鄧州萬戶十六年裕宗在東宮召爲侍衛  
親軍副都指揮使年四十告老八十而終有子七人弘  
規從郝經受左氏春秋中統二年授順天涿州等路新  
舊軍奧魯總管出永樂

大典六千三百八十八

元史張禧東安州人云云從元帥阿朮戰卻之

經世大典七年

與宋將范文虎戰于雲馬湖九月復戰於八年云云禧

竹根灘餓虎崖戰船數艘俘二千餘人

獨免經世大典尋復見退居十餘年二十八年卒年七

廣等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齊國公諡忠烈

大典六千三百八十八

困學紀聞

九

以十一星行厯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

初都利術士李彌乾

原注韋斯經本梵書

唐藝文志都利韋斯經

二卷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

中國工藝之書營造法式而外世不多見惟元人有梓人遺制四卷存永樂大典中余當時匆匆一過未遑鈔錄也今經庚子兵燹之後恐世間竟無傳本矣姑據昔所摘錄者附於左方

梓人遺制

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

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因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爲一而弓不與焉匠爲大梓爲小輪輿車廬工人互爲之大者以審曲而勢爲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爲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摭摭殘缺僅記其梗概而其文佶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略其小屬大變故又復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曰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復輟略未備有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閒出新意翦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

參以時制而爲之圖取數凡一百一十條疑者闕焉每  
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其成  
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攬焉所得可十九  
矣旣成來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爲器以利言也技  
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  
景石之法分布曉析不啻面命提耳而誨之者其用心  
焉何如予嘉其勞而樂爲道之景石僻姓字叔矩河中  
萬泉人中統癸亥十二月旣望櫻亭校成已題其端云  
廷式按此書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十  
五圖說明晰敘次雅瞻匠氏之佳書也匆匆未能

盡錄僅錄段序一篇其書之可採者開錄一二如左序文前作是石後作景石是字誤也段成己卽入二妙集者世皆知爲金人以此序攷之則入元久矣

後漢李尤小車銘云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後梁甄立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麗凝上剡木之奇體眾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圓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陋移規矩不以飾異古今貴其同軌華夷獲其兼利

# 用材

造作車子之制先以腳圓徑之高爲祖然後可視梯盤長廣得所腳高三尺至六尺每一尺腳三尺梯有餘寸積而爲法車頭長九寸至一尺五寸徑七寸至一尺二寸幅長隨腳之高徑廣一寸五分至二寸六分厚一寸至一寸六分造輞法取圓徑之半爲祖便見輞長短如是十四輞造者七分去一每得六分上卻加三分十六輞造者四分去一分每得三分卻加一分八釐十八輞造者三分去一每加前同如是勾三輞造者料杖便是輞之長名爲六料子輞牛頭各加在外輞厚

一寸則廣一寸五分爲之四六輞減其廣加其厚隨此  
加減 梯檻取前項腳圓徑之高隨腳高一尺轆梯共  
長三尺有餘寸安軸處 廣三寸半至六寸山口厚一  
寸五分至二寸二分山口外前梢於鵝項後梢於尾梲  
積而爲法 又梲二條或四條長隨梯檻廣之外徑廣  
二寸至一分厚一寸五分至一寸九分上平地出心線  
壓白破混夾卯攬向外 子梲二條或四條隨大叉梲  
之長廣與前大叉梲同厚一寸至一寸二分兩邊各斜  
破混向下上壓白各開口嵌散水橋子兩頭鑿入大叉  
梲之內 底板梲四條至六條長隨叉梲廣一寸六分

至二寸厚一寸至一寸一分 後露明尾梲長隨梯之

內方廣一寸二寸至一寸六分從心梢向兩頭六瓣破

混

俗謂之  
奴婢木

底板長隨兩頭裏叉梲廣隨兩梯之內厚

五分至六分 耳板隨梯檻之外兩壁梲上廣三寸至

五寸厚六分至一寸前加廣與後頭方停或梢五分八

分 樓子地楸木隨梯檻大小用之材方廣一寸八分

至二寸二分厚則減廣之半長隨前後子叉梲之外廣

則與耳板兩邊上同齊或減五分向裏至六分兩下破

瓣壓邊綫橫梲夾卯攬向外 立柱一十二條至一十

八條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圓混梢向上前頭兩角

立柱高三尺五寸至四尺二寸後頭兩角立柱比前角  
立柱高一尺則減低二寸有餘心內立柱加高爲之

龜蓋柱平子格長隨地楸木之長廣隨兩頭橫之外材

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厚八分至一寸二分兩下通混俗

呼 荷葉橫杆子又謂之梁子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宛

在順脊杆子五條隨樓子前後之長徑方廣荷葉杆

子同 瀝水板隨兩檐邊杆子之長廣二寸二分四分

厚五分 荷葉瀝水板隨荷葉杆子橫之長徑廣厚隨

瀝水板同 水板俗謂之裙襖板長廣隨立柱平格下用之板

厚四分至五分四周各入地槽下鑿入地楸木之內上

下方一尺

箭杆木

又謂之明窗木

後格上下串透圓混徑廣

五分

護泥隨車腳圓徑之外離二寸二分至一寸五

分廣七寸至八寸下順者地楸木兩頭橫者

靴頭木

又謂之拐子木

徑方廣一寸六分至二寸地楸木上下

者月

板梲梲之外月板板前露明者月圈木月圈上橫梲木

梲上羅圈板鑿入靴頭木之內羅圈板上兩邊各壓圈

楞枝條木

托木梲二條

俗謂之梲察木

長隨梯檻橫之外上

坐護泥靴頭木外同集徑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四分厚

八分至一寸二分車軸長六尺五寸至七尺五寸方

廣四寸至四寸八分

杲木三條

俗謂之三腳木

高隨前後轆

之平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

後圈叉子

俗謂之狗窩

長廣

隨樓子後兩角立柱之廣高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

辟惡圈於樓子門前用度下是地楸木上是立樁子內用水板四周各入池槽上安口圈木長隨前月板廣隨樓子前兩角立柱高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結頭一

箇長隨前轆鵠項鋼之長廣二寸至二寸五分 凡坐

車子制度內腳高一尺則樓子門立柱外向前虛檐引

出五寸八寸至一尺其後檐隨脊杆子之長如脊杆子

長一尺則向後檐立柱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增一

一尺更加減則亦如之

長一丈引出  
一尺至二寸

兩壁檐減後檐之

半其車子有數等或是平圈或作靠背轆子平頂樓子上攢荷亭子大小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坐車子一量腳樓子梯檻護泥雜物等相合完備皆全高三尺腳者四十功高四尺者五十四功五尺者八十七功

略錄車制以備考輿服者之推究其圖有圈輦屏風輦靠背輦亭子車等制然大致與今車制相似又有華機子各圖及造法不備錄也

又引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箱之後皆用玳瑁鵬翅

鴈大鳥名其羽開 利故 箱象之

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引馮道益智書云邊將之守鎮外國不敢侵疆開旗取勝則萬邦拱手望風而怕斯爲邊將之職瀛王之書世鮮傳本此亦其軼聞也

日本長孫元齡慎夏漫筆二云梁書諸夷傳扶桑國條慧深又云扶桑東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

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是似指丈八島語雖  
荒誕而髮長委地及食鹹草等今尙然矣丈八島屋與  
市讀書人也自號女護島必有所本余謂今鈴木諸君  
又或以扶桑爲美利堅國則女國又當別有所指矣

永樂大典四千九百九十九宋曾文清公集寓軒詩云  
故國例卜宅他鄉多借居短長三萬日何處是吾廬按  
此卷中又有文清寄軒及題退軒詩二首當時館臣編  
茶山集悉經錄入而獨遺此詩殆一時編輯匆遽檢閱  
未周也

元安默菴集四醫學論諸生文云醫學有源尙矣設官

立教見于周官下及近代稍復古制至于我朝上自京師以至列郡州縣各設師弟子員比于儒學此蓋惠活元元博施濟眾之仁也余嘗謂元人重農事講醫學實一代之善政後世所宜取法者也然默菴任醫掌教而能詔諸生勤學好問恪慎其業亦可謂知所務矣攷古質疑一書館臣據永樂大典編輯成帙然大典中所載頗有佚而未收者今具錄於後

論馬遷疏略而難信

嘗觀蘇子由古史序謂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疏略而難信夫馬遷爲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自五帝三王

以來網羅散失放佚舊聞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謂之淺近不學則幾乎過若夫疏略而難信亦誠未免遷作孔子世家謂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事之遷豈無所見者遷蓋見夫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云云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師事仲尼馬遷因此遂謂孔子時年十七蓋以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昭公七年

丙寅是爲年十七也殊不知左氏記載之法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僖子之死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時蓋三十四矣左氏載於昭公四年者蓋僖子是年相昭公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故載其歸而學禮乃併及其將死丁寧之言所謂先經始事也杜預注云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蓋知此矣何遷不詳甯遂以爲孔子年十七時乎然則謂其疏略誠有之矣近世待制胡公舜陟作孔子編年一書旣斥遷史之非遂以僖子使其子學禮之事載於昭公二十四年且謂遷弗深攷其言是矣然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

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  
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俱  
往魯君予以乘車馬二匹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  
是喟然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此段

見家語第十

今編年以此併載於昭公二十四年大慶

未敢以爲然也何以明之觀家語所載南宮說仲孫何

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

時爲季氏所逐

未之命也

未命

二人爲卿大夫

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

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

孔子公許之

家語第四十一

所謂公許之者乃定公也

按左傳僖子卒於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明年九月昭公孫于齊又明年四月二子始除喪則所謂昭公在外定公卽位乃命之參觀互攷家語爲實錄矣是則敬叔得定公之許而學於孔子定公因敬叔之請而予之車馬所謂公者定公也編年乃併載於昭公二十四年毋乃不攷之家語乎蓋僖子既卒之後昭公未出之前二子方居喪也自二十五年昭公孫于齊至三十二年薨于乾侯中間六七載正處患難之中何暇以車馬資人使

之觀遺制攷禮樂哉大慶嘗反覆而觀孔子編年大率  
本之古史爾古史亦以敬叔請於魯君魯君與之車馬  
爲昭公之時若以家語證之古史亦未爲得也班固譏  
遷而范曄復譏固曰古人所以致論於曰隤今編年因  
古史引左傳以證馬遷之弗深攷而大慶復按家語以  
明古史編年之未必然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故  
願與博學者訂之按左傳僖子曰必屬說與何忌於夫  
子使事之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杜預注說  
敬叔何忌懿子今遷史謂釐子與僖同誠其嗣懿子曰  
孔丘聖人之後云云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以敬叔爲魯人不知其爲僖子之子是亦疏略之一端也

論史記不載燕昭築臺事

前輩以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止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李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以上吳氏漫錄所載也大慶按新序及通鑑皆云築宮與史記同不言臺也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行路難云誰人更掃黃金臺又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又云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又云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

傳觴青玉案杜甫與白同時詩云揚眉結義黃金臺又云黃金臺貯賢俊多則杜亦嘗用之柳子厚云燕有黃金臺遂致望諸君白氏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則唐人相承用之者多荆公詩不獨本於白也大慶又按唐文粹皇甫松有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而用臺字亦豈爲失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意者燕臺事始此獨未見所謂黃金事及宋鮑放歌行云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則

黃金之名其始見於鮑昭平李善注乃引王隱晉書段  
匹禪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  
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懼千金臺上以延天  
下士且燕臺事人多以爲昭王而王隱晉書乃以爲燕  
丹何也及觀水經注而後得其說水經注云固安縣有  
金臺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如郭隗樂毅  
鄒衍劇辛之儔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  
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  
後故彫牆敗館尙傳俊列之名雖無經記可憑察其古  
跡似符宿傳矣水經注之言如此則其事雖本於燕昭

而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是大慶故併記之

論史記與通鑑紀事不同

大慶攻戰國之事與通鑑所載多有不合如蘇秦說六國以合從史記以爲齊宣魏襄通鑑則以爲齊威魏惠史記見蘇秦本傳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史記以爲齊

宣魏襄通鑑以爲齊威魏惠

周顯王三十五年

孫臏勝

龐涓虜太子申史記以爲齊宣

齊魏世家皆以爲宣王

年表宣王二年

通鑑以爲齊威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

苑囿史記以爲齊湣通鑑以爲齊宣

蘇秦傳秦亡走齊

宣王以爲客卿宣王卒湣王卽位秦說湣王高宮室大

苑周意欲敝齊而爲燕通鑑則謂秦說宣王據孟子雪  
宮與四十里之圖皆謂之宣王則與通鑑合

原通鑑所

編溫公多因之前史今乃不同若此何耶推其所自皆  
起於齊宣魏襄之立年歲旣已不同故紀事因而亦異  
蓋史記齊宣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爲三十六  
年相去凡十年矣史記魏襄立於顯王三十五年通鑑  
以爲魏王之二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而魏王立相去  
凡十五年矣夫其卽位歲月旣已差舛則中開所載之  
事烏得不抵牾乎

以上三條均在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五十六二

紙韻史字下館臣輯錄所遺故備錄之

論莊子寓言

莊子之書大抵寓言而非實至於盜跖譏孔子之事觀者不審容或信之不可不辨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友且柳下季卽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禽食邑於柳下而諡曰惠也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劉向新序亦云柳下季爲理於魯三黜而不去然則季卽惠耳與展禽爲一人大慶按展禽乃魯僖公時人與孔子非並世安得爲友耶故史記孔子弟子傳序明言孔子數稱臧文仲柳下惠然皆後之不並世也蓋孔子生於襄公三十

二年家語史記並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回之生當

在昭公二十年

襄公在位三十三年而昭公立

三十歲早死則回之死

當在哀公三年

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而哀公立

今莊子云孔子往

說盜跖顏回爲御子貢爲右而跖且曰子路欲弑衛君

而事不成身蒞於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大慶按

子路死時回死已久安得回爲孔子之馭以見盜跖而

跖引子路之事以譏孔子哉蓋子路死於哀十五年之

冬孔子死於十六年之四月若如莊子之言說跖當在

十六年之春展禽事見僖公二十六年至是乃百六十

二年矣安得孔子不聽柳下季之言而見其弟跖耶此

乃莊周倡提絕滅之學而譏切吾儒故爲是寓言耳後  
世學者或以爲實然豈非癡兒之前不可說夢耶是以  
史記伯夷傳注皇覽曰盜跖柳下惠之弟皇覽者魏文帝使諸儒繆  
襲等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至於楊倞注荀子勸學篇亦曰  
盜跖柳下惠弟孔子說之不入者也豈非皆據莊子而  
爲是言歟是皆影響於見聞者故大慶因併及之

此條出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五亦今本所  
遺

沈下賢集送洪遜師序云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爲緇  
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爲嚴專今世

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唐末佛學之盛至於如此  
昌黎廬陵諸儒之功要不可沒也

唐末學校最衰故有五季之亂羅隱謁文宣王廟詩云  
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受棲遲代文宣王答詩云  
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爲武武尊文吾今尙自披簪笄  
爾等何須讀典墳釋氏寶樓侵碧漢道家宮殿拂青雲  
若教顏閔英靈在終不羞他李老君可以知其時風氣  
矣司空表聖歸王官谷詩云本來薄俗輕文字卻致中  
原動鼓聲

袁宏後漢紀延平元年六月尙敏陳興廣學校疏云太

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凌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又云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名無一人能稱東漢經學之盛而風氣已如此此學校所以不可不廣也

四庫書目提要云張戒歲寒堂詩話論唐諸臣詠楊太眞事皆爲無禮獨杜甫立言爲得體然案其所最稱者江草江花豈終極語以爲其言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至於不聞夏殷衰中白誅褒姒則戒固未之稱也何也太眞爲褒姒則明皇亦桀紂矣揆之爲尊者諱之禮亦有未當者乎戒取彼而不取此其意固有在也黃山谷

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云百年忠義寄江花歲寒堂  
語蓋本諸此

今朝廷凡大慶賀事大臣皆遞如意或以玉爲之或以  
竹木爲之亦閒有以金爲之者惟如意之名莫詳所自  
始倭名類聚鈔卷五僧坊具門引梁劉孺有如意銘按  
梁書劉孺字孝稚有文集二十卷今已失傳猗谷望之  
箋注云按釋氏要覽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指歸  
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  
尺許或脊背煖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  
意如意見大安寺資財帳西宮記御齋會條大舍人寮

圖書寮內藏寮等式圯山抄朝賀條是如意之名出自  
釋家與數珠之沿用釋典者不甚相遠也義山詩云如  
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姚萇故事見十六國春秋是晉  
時已有如意廣弘明集云梁武帝以水晶如意賜昭明  
太子其謝表云式是道儀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貫珊  
瑚挺質匹此未珍是梁時如意已多用玉淨名經義抄  
云牛呬羅漢說法時以有口病恐大衆生輕龍現爪以  
遮口因作如意猶象龍爪見義楚六帖廿二又按藝文類聚引  
胡綜別傳是如意秦時已有之此物蓋中國所本有非  
西來之物源君入之僧坊類非其實也

張嘯山舒藝室詩存卷五腹疾溫鳳樓刺史以建州神  
麴見贈賦謝詩云示我紀事篇孤城矢堅守文山雖已  
沒事與文不朽自注云所撰嘉應寇變紀略記咸豐九  
年春署嘉應州知州前惠州府知府文晟守城戰死事  
甚悉按此已未二月十六日事也 先壯烈守城日記  
城復後得之灰燼中已殘缺不完而溫公此書未見傳  
本當訪求刻之以揚我清芬耳溫君名世京

本朝九卿之制道光以前未定蔣超伯南潯樞語云咸  
豐戊午夏會試故相曹英一案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  
主稿者樞堂時焦太僕佑瀛領班編檢檔冊並無指定

何琅衙門爲九卿阮葵生茶餘客語所云六部都通大  
爲大九卿亦得自傳聞非確證也焦君與家幼竹太守  
錫綬議請於樞堂除六部及四品以下衙門外以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  
人府丞理藩院九項衙門當之議遂定按今制裁去通  
政司衙門則會議時九卿之數仍不足矣且理藩院有  
滿堂而無漢堂於制終爲未備自當以鴻臚寺列九卿  
方合漢制

張師誠自訂年譜云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十三歲四  
月考差 欽取第一名按詞館舊聞 召試與朝考首

取者皆爲朝元散館爲館元考差爲差元余十年開一試行在三試內廷疊蒙 欽取首選朱文正公以爲罕見有策刻 御試四元卷當時考試試差皆明發等第道光以來此制遂改矣

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云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摺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語官名余按蝦今官書多作轄卽侍衛之譯語北語轄蝦同音然墨勒根蝦之名見國史名臣傳者固未盡改也順治十八年摺紳冊余於潘文勤公家曾見之

宋黃若晦春秋通說於桓公元年春王正月說云古者  
嗣君踰年而後改元者蓋君喪在殯緣臣子之心不忍  
遽改且先君之終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也故雖以臣  
弑君弟繼兄如桓公者亦必踰年而後改元魯史載之  
故孔子述之爲萬世訓明矣是以秦漢以下皆由之雖  
漢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  
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爲  
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閒寶九年十月上僣太宗嗣位是  
年十二月改爲太平興國元年異乎踰年改元之義蓋  
當時必有其故而史或闕之不然豈當時宰相如薛居

正沈倫廬多遜輩不改諸春秋也哉按仲炎書於端平  
進御而敢於論議先朝良以理宗爲太祖子孫故不復  
諱此亦可見太宗之悖謬雖其臣子有不能曲爲之說  
者矣朱子語類百二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  
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粗疏理會不得當時  
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多秀才說話牽制他  
到這般處又忒欠得幾箇秀才說話是朱子亦頗恨當  
時無諫諍之臣也

段懋堂謂古無去聲孔奭軒謂古無入聲黃以周禮書  
三四十云其實二聲自古有之去聲盡可與平上同叶而

入聲有通諧平上有不得通諧平上之別若唐耕登眞  
桓歌東談八部非特說文偏傍字無入聲卽三百篇詩  
亦不與入聲相叶雖沈約輩好變古趨新亦不能强屋  
沃配東冬以他部之入配此入部也若哈支模宵幽侯  
微覃部于說文偏傍有入聲而詩中入與入韻者什之  
六與去韻者什之三與平上韻者甚少則入聲之于平  
上固有諧不諧之別而與去聲可互通也

徐世溥榆溪詩話云關關雎鳩已見四平采采芣苢已  
具四上信誓旦旦則四去聲之純白石鑿鑿實四入聲  
之備踴躍用兵遄恤我後錯綜該四聲者不可勝數也

順之有湮以渭濁鐘鼓既設諸句矣逆之有不見子都

勿替引之諸句矣焦里堂云

易餘籥錄五

近時金壇段氏謂

古無去聲嘉定錢氏謂古無輕唇音余不謂然古無平上去入等名目非無此聲也未分陰陽之前人但知有四聲然不可謂無陰陽之聲也古今同此喉舌齒腭未容於紙上尋之余按音韻之學隨時轉變謂古今不同者非謂古今悉同者亦非此在通材能審其消息耳

學經室訓子文筆阮賜卿太守編大抵見文達集中矣惟跋朱文正公遺墨卷云先師學以漢人傳注箋解爲本而又心好沈博絕麗之文故元嘗謂若學相如子雲

之爲文必先學許鄭景純之所以爲學非有根柢不能  
文也乾隆閒四庫館開博極千古其時學者如河閒紀  
文達公休甯戴東原先生大興朱竹君先生朱文正公  
餘姚二雲先生皆主持風氣天下空疏腐陋之習爲之  
丕變然五公之書法皆甚古拙卽元同年爲師所許者  
汪文端孫淵如觀察亦皆拙書也元以文學受知於師  
者亦所重在學而不嫌字拙與乙未冬元入京稍暇福  
兒奉此卷請覽湯篆宰史大司寇等已跋矣癸巳新榜  
門生來謁人材固盛然求其如己未之王文簡張舉文  
之學竟未可得而字體之工楷繕摺之整齊則多勝於

文正師及元者悲師範之如在目前懼晚年之衰朽日甚既無師之德望又不能如師之提唱掩卷太息慚愧而已此篇集所不載癸巳之不及己未文達固知之蓋己未則朱文正爲正總裁事事聽文達爲之癸巳則曹文正深嫉文達雖一俞理初亦必使之不售而後快妨賢病國不能不深恨於歙縣也文達此跋微旨亦正在此耳

遼史兵衛志屬珊軍今譯改舒新案百官志云屬珊軍應天皇后置選蕃漢精兵珍美如珊瑚故名然則屬珊二字乃取漢文非契丹國語也而館臣亦一律改之疏

矣

廣韻十二霽曰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吳模漢末被  
誅有四子一姓吳一姓香一姓桂一姓炆四字皆九畫  
段茂堂說文炆字注云廣韻云四字皆九畫按桂字十  
畫其三字皆八畫蓋六朝木旁多作寸圭作五畫然則  
當云四字皆八畫也余謂四字皆九畫語出漢人不得  
以六朝說之蓋漢人作隸字每畫皆斷無縱橫相連爲  
一畫者曰夫皆作五畫圭字中畫貫下亦五畫故四字  
皆九畫矣此正可攷古人作字之法段氏妄改謬也  
後魏書陽尼傳奏釋老宜在史錄案此魏收釋老志之

所本宋國史亦有釋老志見宋史

元人修史者

刪之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七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

萍鄉文廷式撰

唐開元禮米太常因革禮大金集禮今皆具有成書惟  
元人禮書世無傳本學者亦罕及之余於永樂大典輯  
得元太常集禮一卷皆諸帝諡冊文備錄於此注元史  
者當有采焉

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諡議

謹按太祖皇帝先諡曰聖武未詳年月今載其諡議曰  
皇帝廟殿裏中書省丞相臣某等言伏奉敕旨令臣等  
議成吉思皇帝諡號以聞伏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顯親故嗣服之君以孝治天下者莫不以顯親  
爲大務夫祖宗之功德恢乎如天地昭乎如日月穆鞠  
元化磅礴萬物亘千萬世之久無有窮已固不待彌文  
而後爲觀美然追崇之道所由來尙矣敬先尊始莫此  
爲最況麗正重明無文盛秩獨祖宗謚號尙倍講述其  
於典禮無乃闕乎此嗣服之君所以夙夜兢兢而不敢  
忘也陛下祇紹先業永言來孝爰從卽位未始一日不  
以崇奉祖宗爲念既修嚴廟祔備物致享禮典藉稱願  
追尊薦號冊寶之儀殆爲未具迺詔公卿既百執事考  
繹典禮備錫以言臣等胥無所學誠不足仰副聖孝幸

承綸命何慶如之欽惟成吉思皇帝應天順人靈承眷  
命沈機深略開闔如神加之好謀能聽知人善任故智  
勇之士皆樂爲之用平西域四十餘國破會河百萬之  
衆如取諸掌不二十年十分天下有其九神功獻德蓋  
與軒后同符豈特比隆湯武哉謹按謚法睿智天縱無  
所不知謂之聖安民和衆克定禍亂謂之武閔休偉績  
此其大綱固已出於強名然惓惓稱敘諄諄摹擬魁勉  
而不已者庶幾髣髴形容之萬一贊成聖孝之至伏請  
恭上尊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臣某等不勝拳拳謹  
議至大二年冬十月 謹按議無年月今特以年表之

無者闕太尉尙書左丞相臣脫虎脫謹率文武百官再  
拜頓首言臣聞奉先之禮莫大於尊祖諫行之實莫重  
於正名永言孝思則基命不祧之廟崇徽稱而詔無極  
又國家之急先務也欽惟太祖皇帝稟龍朔之英姿握  
貞符之聖瑞有發強剛毅之勇有聰明淑智之神造邦  
之初靈旗所指懷其德者望之如時雨畏其力者仰之  
如雷霆衝壁與琮爭先爲快用能砥平列國鏡清寰宇  
古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非應乎天而  
順乎人能若是乎臣追服先猷參稽禮典憲章穹昊謂  
之法天初創寶圖謂之啟運兼聰善謀之謂聖克有天

下之謂武伏請上尊諡曰法天啟運皇帝廟號太祖臣  
脫虎脫等謹議諡冊文 謹按翰林視草載元貞二年  
加上太祖聖武皇帝曰應天啟運聖武皇帝光獻皇后  
曰翼順光獻皇后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景襄皇帝莊  
聖皇后曰顯懿莊聖皇后冊文四道至大二年冬十月  
二帝二后皆請諡於天其祝文直曰加諡又改應曰法  
翼順曰翼聖又在光獻字下不曰改諡竊恐前冊尊號  
議而未行者歟并錄之以俟參考其文曰維元貞二年  
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  
伏以規億載恢帝業垂裕於無窮建顯號施尊名不一

書而止爰請命於上帝將式符於後人載稽禮經厥有  
彝典欽惟太祖聖武皇帝英姿不世神武應期惟解衣  
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肇基朔土諸部悉平  
繼啟中原百城隨下奉將天討默運玄機陰陽不足以  
喻其慘舒風電不足以比其開闢夏主稱臣而款附金  
人舉國以播遷明命攸歸大統斯集量包宇宙開混一  
之規模訓示子孫具不刊之典則惟予小子獲紹不基  
方當繼體以守文敢不奉先以思孝茂揚景鍊庸補闕  
遺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曰應  
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至靈在天昭鑒逮下

允膺盛禮永福皇圖謹言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冬  
十一月庚辰朔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  
以恢皇綱廓帝紘建萬世無疆之業鋪闕休揚緯績遵  
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蓋有稱天之誅孝弗忘  
于率履制庸謹于加崇欽惟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量  
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羈策以馭豪英惟  
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玄符顯握諸部  
悉平黃鉞戢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於夏孽餘波克殄  
於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迫於湯武灝灝爾其爲訓  
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耆四焉褰括殊封而統

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覲於太宮恒優臨於  
端展祚垂鴻而錫裕尙期昭報之申牒鏤玉以增輝敢  
緩彌文之舉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  
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威靈昭假景祝  
潛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謹言

睿宗仁聖景襄皇帝

先諡景襄皇帝  
諡議闕

至大二年冬十月太

尉尙書右丞相臣脫虎脫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臣聞祖有功宗有德則必饗之烈廟嚴昭穆之序盡達  
孝之義於是乎在然而易名之典未聞有以奉揚先烈  
則於繼承追遠之禮或有所未至歟此聖孝所以惓惓

於備物典策也欽惟睿宗皇帝濬哲之資膺於文祖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以言其功則定中夏以啟國疆以言其德則秘金縢而代丕子雖居藩冲抑淵龍自晦而篤生聖緒同文九有開萬世無疆之祚究其謨烈蓋有所本矣臣謹按謚法利澤萬世曰仁叡智天縱曰聖德行可仰曰景闡土有功曰襄請加上尊謚曰仁聖景襄皇帝廟號睿宗臣脫虎脫等謹議謚文 元貞二年間文曰維元貞二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至德難名於穆乾坤之大孝思罔極有嚴祖考之稱稽遺美而載揚乃守文之先務弘

宣令聞茂對耿光欽惟睿宗景襄皇帝秀拔神支淵潛  
龍德英武內根於仁孝溫文外秉乎謙恭先事而謀臨  
機善斷當軍國撫監之際赫風雷冊伐之功川蜀威加  
宋人爲之褫氣鉤臺戰捷金源遂不能兵闢土宇而清  
中邦翊炎圖而隆寶運策勳天府歸美皇靈方靖命於  
上蒼思保安於宗社祥開後聖光啟皇元致今日之隆  
平蓋孫謀之燕翼惟天縱其睿智故澤流於子孫遐仰  
凝慕之誠虔舉增徽之典詢諸輿議允洽至公謹遣攝  
太尉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曰仁聖景襄皇帝廟號  
睿宗適守先猷仰聖靈之如在式垂歆鑒降福祉以無

疆謹言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謚議

至元三十一年臣兀都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臣聞自古二帝三王功德隆盛或以一言而褒稱或以  
兩言而增美是以爲臣子者莫不顯揚祖考崇孝道也  
欽惟先皇帝在位三十五年海宇無虞羣生咸遂中統  
至元之治蹟遺軼周漢其聖德神功蕩蕩巍巍詎可以  
言語形容勢拂臣恭奉詔旨集禮官參攷謚法伏念先  
皇帝從諫如流好善不倦推赤心於人腹斷大義以宸  
衷早建皇儲繫神器之歸廣樹宗子壯維城之勢而其

剛健文明被加四表篤實輝光照映百王茲非聖德乎  
命將出師弔民伐罪潛運機於不測倏應變以無方席  
捲雲南臣服交臂高麗納貢遼海通津宋國削平長江  
失險勦倖天地光顯祖宗茲非神功乎若乃順天道而  
不已觀人文以成化豈不謂之文也銷禍亂於未形戢  
兵戈而不用豈不謂之武也雖曰守成而繼述實同創  
業之艱難伏維皇帝陛下德享天心孝繩祖武爰從踐  
阼首議追崇臣謹按易名之典兼聽善謀曰聖聖不可  
知曰神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承命不遷曰世  
伏請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臣兀都

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  
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臣聞繼志述事非盡  
孝無以致其誠表行誅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  
之具舉惟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應錄授圖體元立  
統蚤從潛邸茂著徽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  
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  
牧等咸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  
有序在御殆逾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

窮恩加降附愼終如始每存好生之心保小以仁特示  
包荒之量擴聖猷之鴻邇沛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  
亨戢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渙號  
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  
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  
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  
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時則親巡犀甲彤弧止於  
不用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尙焉蓋文之所加者  
武之所服者大是以升崇吉甯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  
臣兀都帶奉冊寶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

世祖伏維睿靈俯垂昭鑒思皇多祐錫美無疆謹言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謚議

至元三十一年臣兀都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  
伏奉四月十六日詔旨追尊皇考曰皇帝其應合行典  
禮令有司以次討論以聞者臣等不勝大願謹集禮官  
參稽古典欽惟皇考皇帝望隆震長性稟乾綱有聖德  
以昭先功有孫謀以燕翼子參決庶政以正萬邦子惠  
困窮以固大本又能崇儒重道知人善任天下陰受其  
賜矣至於視膳問安克其子職承顏順色具得親歡聲  
聞洋洋達於四海矣臣等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慈

下好與曰惠任賢使能曰明慈惠愛親曰孝德垂後昆  
曰裕伏請上尊諡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臣兀都  
帶等謹議

謚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  
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周武膺符道  
建文王之號晉武踐阼遂正文考之稱比擬未必盡同  
追崇蓋有彝典而況有其德而無其位豐於功而簡於  
年粵若我皇考其取後尊親之義乎顧惟寡昧嗣纂丕  
圖天付有家動欲繩於祖武考昔作室今曷致其孝思

欽惟皇考皇帝言德溫恭聖功果育顯諸神而藏用膏  
其施而未光明堂前一星位將有屬洪範九五福壽則  
難全其於預國政親軍旅之時無非審治體得民情之  
事弭兵日本廣先皇柔遠之仁立教天庠示聖代崇儒  
之德身衛斯文於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直以勸姦去  
惡而爲明匪徒視膳問安之爲孝此特舉其大者固將  
無能名焉感十年霜露之懷永言維則紹一統乾坤之  
業有開必先思貽令名允爲首議重以造庭之請用答  
在天之靈謹遣攝太尉臣元都帶奉冊寶上尊諡曰文  
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伏惟尊祖嚴父積慶有源雖大

命之未集際英光之如存誕膺典禮永祚皇元謹言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謚議

泰定元年攝太尉臣乃麻帶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  
言臣聞大道不言而歲功成聖人無爲而天下化蓋其  
誠德先立神功自然變通莫測默運於冥冥之中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欽惟皇考殿下以裕皇之長嫡懷泰伯  
之至仁讓位成宗恪守藩服內固本枝而宗黨輯睦外  
綏邊鄙而風塵不驚茂累朝援立之功崇一代夾輔之  
制執謙沖而退處暢信義以交孚民無得而能名天與  
之而同大及茲神人之乏主實爲厯數之有歸恭惟皇

帝陛下出震宮而乘六龍握乾符而統四海如日斯照  
靡幽不明如天之高無地不覆社稷以固宗廟以安天  
地順成民物熙洽非神變默運無爲而成不期然者歟  
臣乃麻等恭奉詔旨稽之典禮孝莫大於嚴父禮莫先  
於尊親號所以著功諡所以表行謹按易名之典能循  
前業曰光智睿天縱曰聖大德好生曰仁德通神明曰  
孝請上尊諡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臣乃麻帶等  
謹議

諡冊文

維泰定元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

再拜稽首言臣聞祐命自天嗣無疆之大歷歸尊於父  
報罔極之深恩追慕孔虔孝思維則我世祖宅中於方  
夏詔裕皇總政於儲闈詒孫謀以長以賢撫軍事維藩  
維屏於皇昭考始受晉封祖武是繩主龍興之重地人  
心攸屬開燕翼之宏規茂隆綏輯之勳弗逮崇高之養  
遠承至德入纂丕基商祖玄王昔咸宜於百祿周宗西  
伯祈永保於萬民蓋今古以同符實幽明之協贊敷揚  
經典涓選剛辰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  
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伏維聖靈赫濯如日照臨歷  
祚延洪與天無極謹言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諡議

太保中書右丞相臣塔刺海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  
言臣聞昔者聖帝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莫不愛敬事  
親之道宗廟祀先之禮推明其本而致其尊稱焉況我  
國家聖祖神宗列聖相承尊祖之典具有成憲率而行  
之所以正本始之源而示民德之厚也欽惟皇考皇帝  
粹精之德發乎天性泰定之光通乎神明居藩之日貽  
謀鍾愛慶源奕奕已見之於世祖皇帝英鑒絕識之表  
矣裕皇軫惠隆福慈祐優於出閭之禮重其食采之地  
皇畿之內不遠千里雖有德無位未能究宣皇靈之澤

而振振信厚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天之所授密舒於當  
璧歷紐之瑞者有自來矣臣謹按謚法玄德升聞曰昭  
睿智天縱曰聖克昌厥後曰衍德通神明曰孝請上尊  
謚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臣塔刺海等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  
稽首言臣聞顯親所以爲子追遠所以厚民矧必百世  
祀而位弗隆爲天子父而養弗逮是宜稱秩以達純誠  
欽惟皇考皇帝淵穆有容神明莫測文孫文子鍾至愛  
於兩宮宜君宜王膺具瞻於四海當璧之祥未卜乘屣

之跡已遙興言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對越有成之命夙  
夜惟寅昭哉玄德之升聖矣生知之異衍莫衍於昌後  
嗣而有天下孝莫孝於配前烈而茂本支念茲繼體之  
初益切中心之慕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諡  
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伏維明明隆鑒序於祖宗  
攸躋攸寧永錫祚胤謹言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諡議

太保中書右丞相臣塔剌海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  
言臣聞繼體守文之君有大德於天下者必有顯號以  
著其尊稱之美三代而降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易名之

義率循斯道欽惟大行皇帝以大明獨斷之姿享六葉重光之祚嚴恭寅畏簡在帝心蓋自燕翼詒謀鴻圖纂厯所以監於成憲施之政化而達乎天下已洋溢於仁心仁聞之實矣粵若臨御以來嗣守無逸肇禋祀以類上帝教胄子而建國庠肆赦書災惟刑之恤非所謂欽乎中外輯寧邊鄙不警寄國本於維城之任人謀與能祕鑒之傳決於定見非所謂明乎聲教所漸執玉奠琛之國九譯所不能喻者莫不稽首臣屬非所謂廣乎致養東朝恪遵慈訓用能於十四載享國之閒愼終如始非所謂孝乎臣謹按諡法克順成憲曰欽照臨四方曰

明德化遠及曰廣繼志述事曰孝請上尊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臣塔刺海等謹議

諡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謹再拜稽首  
言臣聞稱天之諫表名實之至公法曰而名庶形容之  
可擬維帝王之有諡蓋今古之彝章欽惟大行皇帝稟  
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承世皇燕喜  
之祿武威肅振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謹盈成  
之戒愉愉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聲弭而苗頑格  
遣直指之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刑敦睦之風萬國

治隆平之治爰酌奉常之議用昭吉祔之文謹遣攝太尉臣奉冊寶上尊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伏維睿靈在天孚靈在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謹言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諡議

攝太尉臣野先鐵木兒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體用兼該名實斯稱古之君人者能兼而有之其生也必得其名沒也必表其行備物典策詔諸往牒章章可考我國家以武功奄九有聖聖相承宗廟保之重光燭奕至於大行皇帝躬上聖英毅之質得文武弛張之道貞符鼎命有開於天出閭之初

神聖授受寄之以維城驗之於當璧執天下之左契而  
爲謳歌朝覲之所嚮望固有在矣是以代邸奉迎四方  
風動嗣服未久王政所先嚴徽號以奉母慈建國儲而  
彰友順親親而仁民所以愛物貴德而賤貨所以勸賢  
厲之以秋霜肅殺之威濟之以時雨涵濡之澤既仁且  
惠何以加此皇風遠暢邊鄙肅清車攻之政不必修采  
薇之戍不必遺而數十年未賓之遐裔一旦懷服五兵  
旣偃六典具陳乃飭饗與祗謁文祖大宮之庭三詣裸  
獻之禮畢親舉前聖之所未遑昭來世之所可法而又  
躬承長樂日候寢門怡志以盡其歡作宮以安其養孝

誠天至近古所無此其懋功全德臣妾億兆之所其知  
者謂之宜孝置其然乎臣追服先猷參稽謚典大德好  
生曰仁慈仁好與曰忠重光煥麗曰宣德通神明曰孝  
伏請上尊謚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臣野先鐵木  
兒等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嗣皇帝謹再拜稽首言臣聞籲天  
錫命守文之德難名慎始敬終節惠之典故後欽惟先  
皇帝以聖紹聖由仁行仁粹祖考英毅之姿體文武弛  
張之道膺符命以啟運分寶玉以展親綱祖賑粟恒煦

燠于疲癯讞獄貸刑每專精于欽恤小善弗遺天覆地  
載也荒服不置博施濟眾也重以孝友天至聖敬日躋  
親裸獻於太宮躬問安於長樂舉未遑之禮施之子孫  
殫至樂之誠養以天下光被四表叶相神人於是邊燧  
弭甯皇風洪暢百萬里弗通之殊俗數十年未通之遐  
梗一旦懷服五兵悉偃于舜見之矣于湯有光矣屬升  
崇於吉祔宜誕受於鴻名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  
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伏惟睿靈在天昭  
鑒逮下允膺大禮永祚皇圖謹言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諡議

攝太尉臣脫歡謹率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自古  
守成之君有功隆德盛光昭後世奄棄天下者必易其  
名而節其惠蓋臣子之誠思所以顯揚祖考欲報之於  
罔極也欽惟我大行皇帝聰明天縱文武生知幾在潛  
藩屬成廟賓天而姦臣擅權謀危社稷賴神機獨斷一  
清宮禁衍國家靈長之祚慰臣民愛戴之思俾神器以  
歸佐皇綱而復振其大有爲之資乾旋坤轉應變而  
不可測者矣尋膺顯冊位正元良而翊贊之功監撫之  
政海內陰受其賜逮武宗遽返於霄宮際昌運不承於  
大厯廓重明而繼照布庶政以維新禮樂典章於焉大

備以至設科取士崇儒重道建儲宮而固國本廣胄學以明人倫述累朝之宏規稽治古之彝典兢兢業業以御宸極怡怡愉愉以奉慈闈誕推惻隱之心聿廣生成之化其殊勳偉績巍乎蕩乎詎可以言語形容於髣髴哉臣脫歡等考諸典禮參以謚法睿智天縱之謂聖化成天下之謂文克慎成憲之謂欽繼志述事之謂孝大德好生之謂仁請上尊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臣脫歡等謹議

謚冊文

維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某日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

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諡而知其行著王者之不稱禪于廟而諫于郊實邦家之彝典雖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大行皇帝聰明冠占勇智自天初大德之陟遐生內黻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神器於幾危定乾坤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英聲洋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大麓以弗迷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廟主鬯之道隆奉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爲日恆月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博愛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

惻怛于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  
天下之忠臨御十年終始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  
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遺美屬升崇於吉耐用祇  
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是諏剛  
日備舉縟儀謹遣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聖  
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鑒流光有永  
錫義無疆謹言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諡議

攝太尉臣乃滿帶謹奉文武百官再拜頓首言臣聞五  
德乃造化之權輿三統爲帝王之常道古今不易之理

也洪惟聖元龍興朔陞戡金滅宋世祖皇帝在位幾四十年帝道王綱垂裕後昆悉有成憲故厯以授時行夏之政則其統可知矣宋以火王其色赤金從所勝當水色尙黑國家以黑爲諱衣天下緇流以黃則其德亦可知也混一之初日不暇給而大經大法固已追遠三代其規模可謂宏遠矣然而興禮樂考制度其於後人蓋有望焉敬惟大行皇帝陛下英毅邁往稟上聖之資明斷有餘爲守文之主爰精誠以肇禋祀廣廟寢以安宗祏任賢能以稽典禮創車服以備制作豆蓬有楚圭璧展陳犀麋瑟之鐙鏘羽毛干戚之兆綴三數年閒典

章文物燦然而成一代之制禮樂斯備神人大和宗社  
奠安天地咸若蓋謚所以知行故大行受大名臣謹按  
謚法思能作聖曰睿備物成器曰聖化成天下曰文協  
時肇享曰孝請上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臣  
乃滿襟等謹議

謚冊文

維泰定元年歲次某月某朔越某日嗣皇帝某謹再拜  
稽首言伏以瑤圖續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  
升於太廟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  
傳信史欽惟大行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姦邪於

嗣位之初彤庭祗畏廓儀注於治朝之際清廟肅雍絕  
封勅以 儉人申憲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  
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逢艱否大命  
靡終然號謹道崇尊名是著道攝太尉臣奉玉冊玉寶  
上尊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伏惟炳靈有赫歆  
格無違祔于新宮以妥以宜謹言

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一二冥韻  
謚字下

炳姓光緒丙戌春季擢紳湖南清泉縣新城司巡檢炳  
遂湖北荊州人

百姓丙戌春季搢紳雲南開化府同知司獄自福慶四  
川會理人

信姓甘肅金縣訓導信中選平涼人

禮姓御史題名碑雍正八年禮山奉天人由刑部郎中  
擢御史巡察順廣大轉太通道

朱子語類百二十六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  
極不好貪汙異常曰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  
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蕙楊雜記云日休生平行事略  
具費衮梁谿漫志又有淨土文十卷其論淨土頗簡直  
大儒必不妄誕或少年有遺行耶余案王日休卽淨土

家所稱龍舒居士也明黃諫所撰書傳集解引王氏曰  
休書解今雖不傳是龍舒亦嘗留心經學不獨刻意往  
生已也

秣陵有莫愁湖許仙屏撫部

振禕

曾屬余作記余因循

未有以應也然莫愁亦正自難攷永樂大典三千五百  
七十九引安陸州志云莫愁村在湖廣安陸州古樂府  
云莫愁石城人今莫愁村在漢江之西舊所居也地多  
桃花春暮花落流水皆香又賈塹亦有莫愁溪邵守樂  
章辨云莫愁者不知何代人而名盛於唐史禮樂志意  
者其爲宋人乎載諸樂府者自周房中樂及楚漢中之

曲下迄于隋煬帝之汎龍舟凡數十篇以世次爲序其  
閒載石城樂宋臧質所作而繼曰莫愁樂石城樂所出  
也次於臨川王義慶烏夜啼而列在隨王誕襄陽曲之  
前二王皆宋人也自此而後始敘齊梁之曲則知其爲  
宋人無疑也又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  
有莫愁容齋三筆則云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  
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  
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此莫愁者洛陽人近世周美  
成西河一闕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  
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樂書志云莫愁善歌謠古詞云

莫愁在何許住在石城隈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鄭  
谷詩云石城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  
艋江岸還飛雙鴛鴦王璜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  
些下潁州張適正詩紛紛花雨暗江頭隔岸煙村喚莫  
愁艇子只今誰是主方知身世是虛舟項安世詩云冉  
冉水上雲曾聽屈宋鳴娟娟水中月曾照莫愁行大典  
五百七十九又引宋易士達詩莫愁村千古行人說莫  
愁荒村依舊石城頭不知艇子今何在漢水滔滔空自  
流此可補人莫愁湖志者也然必謂莫愁爲安陸州人  
又何據乎洪容齋以爲兩莫愁見容齋  
三筆則調停之說耳

直隸居庸關有石刻佛經至正五年刻合蒙古畏吾文

直梵漢五種字余謂得此等碑刻數十種則金元國書漸可尋繹也

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譯佛說老母女六英經凡三百六十四字爲有韻之文疑原本有音韻故譯者特變文體譯之俟攷

唐李長者華嚴經論會釋卷五云勝智立法幢豎建大慈心堅固摧慢山遊寶路藉蓮臺成妙悟是三字韻語亦注釋家之變例又云豁達爲神恬怕應眞情亡智立想絕悲存國聲遐布隨根受益一雨普滋百卉齊得如空谷響稱擊成音諸機獲益任智無心刹那無際焉存

古今亦有韻語

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吳公子札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云云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按此以近時人事證古經傳實注疏之變體

釋文之例但解音義惟莊子外物篇觀若營四海釋文云夫勞形役志以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縷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

不或信哉此條自爲議論與原書無涉實釋文之變例也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尙書中候卷中云皇道帝德

爲內外優劣散則通也

詩大雅洞酌正義

余案對文則別散文

則通屢見詩禮正義此文蓋言皇道帝德對文則爲內

外優劣而散文則通也非必中候原文馬氏輯書旣多

故偶有不照

周禮地官師氏疏引中候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尊禮記曲禮正義亦引之固知洞

酌正義所引惟皇道帝德四字爲中候本文也

漢書翟方進傳李尋奏記曰輔湛沒張晏曰北斗第四

星旁一小星曰輔按此術數家所謂隱曜也

金史諳班勃極烈卽今所謂大貝勒也諳班今國語讀如諳謨巴非戈什按班之按班也勃極烈卽貝勒譯字互異耳猛安謀克猛安卽國語之明安華言千也謀克今譯語作木科族也此官蓋卽元之千戶矣諳班勃極烈岳倦翁魏鄒錄三作諳版字極立

遼史百官志云遼有五京上京爲皇都餘四京隨宜設官有三京宰相按此卽元制行中書省之所本劉太傅藏春集過也乎嶺卽北征錄之野狐嶺遼史后妃傳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此殆與今西洋所製火水油相近惜其法不傳也

通雅四十八云正德末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  
夜土人作炬呼爲雄黃油是煤油之礦明時蓋已發現  
東國史略高麗忠烈王四年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  
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樸恆呼執  
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剃恭愍王元年王辮髮監察大  
夫李衍宗諫王悅解辮是元時辮髮令乃獨行於高麗  
大智度論卷五十六云梵天已上更無有王諸天是欲  
界天諸梵是色界天伊賒那是大自在天王其眷屬神  
仙有二種或天或人按大自在天王卽摩醯首羅亦卽  
溼婆也伊賒那或其又一名歟南條文雄言大自在天

凡百餘名譯者宜錯出也

春秋僖十九年左氏傳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杜注此水  
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孔疏引劉炫  
云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  
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邵瑛規杜持平曰後  
漢志郎郭國下云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劉昭注引博  
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睢  
之社彼用人於亳社傳言始此次睢之社恐東夷舊俗  
相沿如此余謂古之巫教大抵妖妄相仍合之河伯娶  
婦則誣民之說往往有之故魯之大旱輒欲焚巫亦以

其水旱氛祲自云能致耳東夷者必久居中國如嶠夷  
萊夷之類以其奉行異俗故夷之矣

牟子理惑論云吾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  
以此觀之漢時于闐已爲佛國矣不可以後入之回教  
轉疑其初也釋法顯行記曰于闐民篤信佛多大乘學  
今人謂恕罪爲饒罪宋人已有是語所謂得饒人處且  
饒人是也然此字蓋沿於唐人永樂大典三千五百七  
十九引建德志云黃饒村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爲亂  
欲過郡時陳尊宿在城中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履  
置之城西三十里外木杪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焉遂出

境後因名其地言爲黃巢所饒蓋俗語也地產烏桕絕桂甲於州境內

吾嘗得堪輿家鈐記書題趙汭撰按汭爲黃楚望弟子通春秋學未必爲此等書也後閱新建曹家甲地理原本說云明初吾鄉長潭趙子方看地神驗流傳有紅鸞經七十二龍水法乃知趙汭者趙子方之誤也惟紅鸞經等書余未之見案趙汭有葬書問對余曾見之是趙東山固深於相墓之術者特未必爲此鈐記耳永嘉之學薛季宣極爲闕博今文集具存而地理叢攷一書已佚不可見余於永樂大典曾錄得幽州一卷時

宋失其地固已久矣錄之亦足見其考核之勤也

堯典申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

注朔方北方也山海經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

今雲中西北七百里契丹慶州之北有黑山黑水出虜中其神視岱岳蓋幽都云禹貢冀州九

河同爲逆河入海島夷皮服之貢自夾石碣石入河爾

雅燕曰幽州薺昭餘祁又東至孤竹謂之四荒職方幽

州山盤巫閭薺奚薺川浸河漈溜時并州山恆薺昭餘

祁川浸庫池嘯夷涑易商之幽州地包幽并東漸碣石

周分冀兗東界達于肅慎

肅慎中朝時女真國舊靺鞨也

以爲幽州涑

易以南入并州矣詩桐梁山韓侯受命奄受此國因以

爲伯然則韓侯幽伯也漢幽州部周之亳燕朝鮮故地

并州西部得朔方之境蓋自大河恒水以北

周幅夷漢  
瀋水也

魏分東郡置平州而慕容氏資以造燕并州西部自漢

末入匈奴晉末索頭虜入幽州益强大爲後魏唐立平

盧

安東  
盧龍

幽  
人同雲振武

單于

天德軍節度得漢幽

并州地而義武軍亦頗得其南土

易

幽都之境自秦漢

魏爲匈奴烏丸之境晉魏而下爲奚契丹唐衰契丹取

平盧及營平州地至晉盡以盧龍大同等軍予之迄于

中朝爲契丹南境而我之河北東路亦頗得易水以北

爲涿水西肅慎西二圖繪左地入契丹未能詳盡者尙

當考見之云

幽州契丹薊有高梁水清泉河落馬水也唐立僑順州  
石勒所置君子幽都北薊北桃花山在廣州曠平永清泉  
城南漢平谷城在昌平城有九度水唐僑帶州軍都良鄉  
北安樂城在西北昌平城有九度水唐僑帶州軍都良鄉  
有大防山清淀迴城水古聖水也廣陽城唐僑順州歸  
義州瑞州夷賓州黎州治石窟堡僑威州治東閣城僑  
師州治都鄉武清泉州城有潞唐解州僑香河西安次  
城有常道城唐昌易州城固安西北有九山窮獨山大  
次州僑治有易京易州城固安西北有九山窮獨山大  
水也中易水南易水也安國河易水也有蘭馬臺金臺  
判卿城漸離城范陽城加夷城長安城漢刺史李宜築  
爲麥范陽公主封邑遇城唐爲涑水縣五公滿城別在  
城唐五回縣移故治故治五回山東麓在西滿城易南  
契丹嘗置泰涿州范陽城有涿水臨地城唐僑瀛  
州故北平地涿州范陽城有涿水臨地城唐僑瀛  
關在新昌地方城固安章信城移置自新城資亢坡歸義  
西南新昌地方城固安章信城移置自新城資亢坡歸義

北平塞軍塞武可汗軍唐懷戎塞潘城移東治清

中古涿廣水也有阪泉涿鹿山歷山大翻山涿鹿山歷山大翻山涿鹿山歷山大翻山

居周塞在東北東達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居周塞在東北東達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

悉為懷蔚州靈丘別飛狐實廣昌到刺山在西北又有

城興唐刺山在東朔州鄯陽在西句注山在東朔州鄯陽在西句注山在東

陰館城神武館陰馬邑治有桑乾泉奉聖州唐新州西

永興礬石龍門懷安雲州契丹雲中城

西有白登山火山紇真山東安陽班氏高柳參合城永固桑乾道人且如馬城平邑昌平城西北故塞外有徐

臺于蔚州漁陽有沽水三河路地玉田無城無終有徐

燕符家塞口檀州密雲亮虎奚有沽河鮑王水龍葛

烏蠻河在東檀州密雲亮虎奚有沽河鮑王水龍葛

遼軍治黑城川德勝口望雲寔禦夷嶺冷陁山在西

塞在縣東北有古北口北亦曰炭山其東南有

九十九泉古九泉水也泉西北即儒順州懷柔西南

州西奉聖州非上谷東九十九泉

其東北有漢城契丹耶北安州燕樂寔安州有灤水

律氏所起古滑鹽城也北安州燕樂柳水白檀城安

率城東陽城古北口在西松亭關平州盧龍寔肥如

在東北灤水西二路皆入中京

肅水沮水澗水龍鮮水黃洛水陽洛水營州契丹與柳

也上谷塞口在北古盧龍鎮在西北

城有龍山馬首山鹿首山古白狼山也州東南有鮮卑

塞外亦有鮮卑山漢遼西郡城在郡東南徒河城在東

北彭盧水自徒河入海古平盧水也亦曰唐龍水有白

狼水雞鳴山黃龍城唐置信州昌黎城置崇州昌州徒

河東有青山置青山州師州鮮州帶州地入契丹並不

復宜州唐燕遼西定汝羅南有營王城魏興圖鳳上記

見宜州州遼西云舜營州也未詳慕容氏徒河縣治

立營州州土現新平義豐幽州東五百里平灤河肥如

氏郡灤州令支地義豐幽州西南二百里灤河南灤

水東潞水難水之瀉也葦華唐書音馬城寔海石城州  
云出奚國都山逕平州城東未詳  
寔臨榆有號城黎渤海昌城地有泥姑望都定喜縣  
城臨榆關在東南渤海口沽河日也  
僑襄州襄清陶地西涇南應州金城武周劇陽地  
立襄州襄清陶地西涇南應州金城武周劇陽地  
陽城桐混源武進地有混波川白道川紫河一日金振  
過城  
武軍府單于金河寔盛樂唐勝州併入鄯陽嶺長城在北  
紫河與濛川合入河濛水古芒于也有雲中城魏河  
殿在北其北陰山北有李陵臺陽原城西北青氣草色  
常青府至磧口七百里有燕然山故勝州榆林縣在河  
南古沙陵地東有榆林關河北有楨陵城南有舊子津  
富昌城古天德軍安北府治永清西受降城寔臨河卓  
西河郡也  
十里東北四十里有單于臺唐置燕然都護府又中  
百六十里至磧口又西北一千五百里至回鶻牙  
受降城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賈耽以爲九原郡城也

西北至軍二百里北至磧口五  
百里南渡河至麟州四百里  
儒州 縉山 禦夷鎮西雁門東西北九  
德雁門 北 歸化州 唐武文

右唐故地

渝州 寔臨渝瀾東北海 招延州 北澤 澤州 關松亭 大定府  
契丹中京滑鹽地耶律氏所起漢城也 建州 北南渝州東  
東營州西儒州東南建州西北饒州 渝州 北南渝州東  
南小凌河利州東北建州蘭州利州西南海州東北潤州西  
石城水也 州 遷州 西潤州東來州東北五來州 歸德軍 隰州 東南  
自渝州以東皆非 宜州 寔汝羅西約州南錦州 白川州  
海郡路北入建州 錦州 臨海軍營土地東遼遠至  
東黔州 渝州 南嚴州 錦州 顯州 西南嚴州 南距海  
南霸州

嚴州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東府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岩州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東州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西州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吉州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州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都漢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大梁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漢公

北距海東

海北州

東錦州

瀋州

東小遼水

北雙安

賊非也

西瀋州

東安貞信州

貞界西逆流水

西黃龍府

城

城

北黑水東韓州東北女貞西渡遼水至惠州南通州近  
南長春州韓州省三河榆河州併入隱測其地古襄平  
縣黃龍州東南長春府西北龍化州南長春府韶陽軍  
也龍化州契丹東樓東泉州西鴨子河通州夫餘府  
府龍化州南遼州西南新州北夢送河通州三韓故  
地北降聖州北龍化州東暉州西酒槽河北潢水祿州  
韓州北頭山西南遼水南暉州北酒槽河東南渡河宗州北潢水祿州  
東曼頭山西南遼水南暉州北酒槽河東南渡河宗州北潢水祿州  
暉州北夢送河穆州北酒槽河東南渡河宗州北潢水祿州  
熊山之陽東渡遼南入顯州北潢水笑人謂之吐護真  
河云黃河別源蓋紫濛川在潢水北西入河潢水蓋  
濛川支流謂之別源可思州潢至曼頭山入宜州北  
也紫濛川今白馬淀思州潢至曼頭山入宜州北  
高州治三韓僑縣東南惠州東新州西南中京南建  
州高州恩州西北饒州惠州東新州西南中京南建  
州宜坤州中京四日程撻虜河經州北東合長泊至曼  
頭山北合永州在木葉山之陽潢水北西烏州契丹烏  
鴨子河永州在北京撻虜河出木葉山烏州素部落

北鴨子河東北遂州鴨子河北徽州長春州西南臨潢府  
州東南羣鹿山漢府祖州天祚黑水北祖饒州唐饒  
契丹上京唐松潢水祖州天祚黑水北祖饒州唐饒  
西南饒州南潢水祖州天祚黑水北祖饒州唐饒  
南潢水石橋在東西南平地慶州黑山南潢水北東山  
松林北宅河黑水出祖州慶州黑山南潢水北東山  
觀國黑水懷州奉陵軍北潢水至上海東南  
出黑水懷州中京西平地松林西北鞋輦

右胡地

近世建置郡縣當考

雄州

歸信

巨馬西南易水南唐瓦橋關也容城故城在

巨馬水易水大泥淀小泥淀渾泥城漢

亞客侯盧他國也南有三臺燕魏舊界信安軍歸義

鎮地廣信軍

遂城易水南城北新城地有武遂津安肅

軍

安肅

寔梁門唐宥我鎮

右河北路

雄州信安東路  
廣信安肅西路

古國 蚩尤氏 孤竹 周國 薊 燕 無終亦曰山戎

朝鮮 肥肥如肅慎氏 代 漢國 燕 高句麗

朝鮮

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鄒伯奇云

鄒徵君存稿

周髀以青丙爲天青戊爲地此記號

之所始西國代數天竺用五色名波斯天方各用方言之物字歐羅巴所傳用二十六字母今則未知之數代以天地已知之數代以干支皆取便記憶而已余謂古人造字之義如干支之屬多不切於六書蓋亦取便記憶而已不必深求其義也

永樂大典一萬一百三十五南史目錄後有刪東寅序  
云南史所載宋齊梁陳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李延壽  
撰述之筆詳矣僕請槩而言之宋高祖討桓玄除晉孽  
自爾骨肉相殘七傳爲齊太祖所滅齊興僅二十四年  
東昏和帝廢弑之禍酷烈梁武受禪輕納侯景結怨東  
魏疆場淪亡子孫被其弑逆國祚易而爲陳傳四帝而  
後主無道納陷叛降竟爲隋俘天下混一歸於隋吁四  
朝代謝不過一百七十三年彼享國修短廢興治亂之  
迹史臣述之垂世鑑戒一開卷閒瞭然在目覽之者鮮  
不惕然于心較之唐堯在位七十載周家傳祚八百六

十有七天年差殊靜言思之固雖氣運使然亦豈智力之所可恃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誠哉是言也今江東幸甚際遇繡衣部使者拜都廉使暨憲府諸公勉勵一道儒學分刊十七史桐川偶得南史以學康不敷勸率諸儒纂匠鏤梓時重其事荷郡侯呂公師皋提綱於先繼蒙郡同知張公雲翼偕僚屬振領於後遂成此書江左後學感廉使幸惠之德不淺也蜀人蒯東寅忝郡文學屢勉與力因喜書成傳之永久與天下覽者其之故藉爲引筆序其顛末云大德丙午立夏拜手謹書

先曾大父請業錄卷上云邵子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  
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盡皆春羅念  
庵次其句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逢申處起天根天根  
月窟分朝暮識得未分方是春按未分者一陽初動萬  
物未生時也雖識之而春字尙須從往來字看出月窟  
上加觀字天根上加起字妙義環生分朝暮以爲往來  
似從舊解陽生于子子爲復子至巳在天根陰生于午  
午爲姤午至亥在月窟爲允要之邵子言其體念庵言  
其用三十六宮盡皆春卽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之義  
因人身皆具八卦所以云三十六宮也舊解以卦數奇

偶之數當之皆可此不過解三十六宮之名耳乃崔念陵力闢其非謂卦以六爻顛倒成宮惟乾坤坎離大過中孚小過八卦各爲一宮餘五十六卦則兩卦合爲一宮此三十六宮所由名故上經三十卦得十八宮下經三十四卦得十八宮此論殊覺支離此乃言一身行易之道卽天地四時百物行生之道之妙耳竊意邵子之言實與魏伯陽參同契合無闕易理念庵所言則所謂用活子午也

宋明兩代宗室之名多有字書所不載者明以五行爲次終則復始故其字尤不足然宋宗室之載在世系表

者其字已可異之甚雖擬名者之咎亦未制之未善也  
今略錄於此如熙儻訃漆嘗羿術琬序寔鑣羣譚遼  
橐穢邇膝御慙烈等字皆非世所經見古人命名使易  
識別此則徒增詭誕而已

三代以前之巫官卽西方古時之祭司長也管禮耕巫  
咸說云書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君奭巫咸  
又王家馬季長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  
巫咸巫官此舊說也至偽孔傳乃云巫氏也孔疏申之  
云案君奭咸子賢父子並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  
是也不知巫官在周以前並非細職蓋卽是重黎之流

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則巫之爲官明甚呂氏春秋勿躬覽云巫咸作筮亦可爲巫官之證他若南華逸篇云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以通九竅郭璞巫咸山賦序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二巫咸雖非卽書之巫咸而巫醫事相類近亦可知巫之爲官而非氏也顧項遏絕苗民首命重黎絕地天通唐堯協和萬邦首命羲和欽若昊天何獨於巫咸疑其非大臣而謂不可與治王家哉余按屈子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又淮南子墜形訓巫咸在北方高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揚雄

反騷云選巫咸矜叫帝閭疑巫咸以人名爲官名唐虞之義和卽殷時之巫咸矣 周禮簪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云云注巫皆當爲筮字之誤也劉敞七經小傳云注改巫爲筮然經云掌九簪之名字旣作簪不可又以筮爲簪矣此乃前世精於簪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簪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等曰皆其名也薛季宣尙書古文訓世本云巫咸作筮徐世溥榆溪詩話云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卽用字亦有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厯書作秬鳩今從子規則輕秀若書作秬鳩則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南

榮子曰蟬螻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蟬螻押則滯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余謂此唐與六朝之界限不獨聲外別傳也序記之文韓柳猶用奇字廬陵以後乃湛然清澈與此正相同耳文章之變出於自然非一代人作意爲之也

劉融齋說文疊韻云南音有入聲北音亦有入聲南謂北無入北方學者常以不聰謂之雖中原音韻有入作平入作上入作去之目其實以入聲問之北士具能答也惟北入由去而直下南入由去而曲下卽如穀凍穀之不同可見

穀聲似妒不似凍似者爲直不似者爲曲

是以南備四聲之韻

如東北謂之三

無入

南止三聲之韻

如支微

北謂之四

有要

之北入爲近古也案融齋此條說最粗疏北方之入聲特知韻學者於入聲字故促其音使別於去聲耳察諸市井間諸田里其不能分晰舊矣五胡迭擾四裔交侵中國正音僅存南服融齋猶以北入爲近古不亦僣乎宋王灼糖霜譜云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柞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熬糖瀋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則糖霜非古也

紀文達筆記自言幼時目有夜光稍長則不恒有猶時

復一見或以爲有異稟矣余案明代西人艾儒略性學  
粗述四云問人有夜半乍醒目中乍光能見室中之物  
卽可讀數行之書俄頃遂滅何也曰古者西土曾有一  
王名地白略者夜間睡起忽見光焰追維其故乃由視  
覺之氣自腦至目原具內光或人此氣甚旺睡久更聚  
其目乍開其光迸出正如水開水注已久其闢一開水  
卽猛騰故此光氣倏爾能照須臾氣盡仍在暗中也按  
此當屬光學二百年來西人光學尤進必有能質言其  
故者艾儒略所述猶擬議之詞耳余夜閒亦偶能視物  
與紀文達地白略同故願得其解焉

純常子枝語卷三十八